

從中西文化

探索中國之出路

寒山碧著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從東西文化

探索中國之出路

寒山碧著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 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

作 者：寒山碧著

出版者：東西文化事業公司

EAST AND WEST CULTURE CO.

通訊處：香港軒尼詩道郵政信箱20107號

P. O. BOX 20107 (HEN) HONG KONG.

電 話：( TEL ) 2545 1971

傳 真：( FAX ) 2543 4692

印 刷：景達印刷公司

KING TAT PRINTING COMPANY.

香港柴灣安業街12號長益工業大廈

12樓A座

12, On Yip Street, 11/F., Flat 'A'

Cheung Yik Ind. Bldg.,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62-7711-34-9 199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 內容提要

<<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是一篇文章，也是寒山碧十七年來的政論結集，文章長短雖然不同，但為中國探索出路目的則一。

作者指出暴力革命不能帶來民主只能摧殘民主。其原因是革命團體無法防止自己異化，無法防止自己走向革命目標的反面。並從文化的層面探討中西文化的異同。指出中國固有文化只有「禪讓」而沒有民主，「法」只是用以管治人民，不是用以限制皇權。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不僅提倡「人生來平等」，而且形成社會權力的二元化，西方社會經過改良而達至民主社會。

作者雖然認識到中國走向民主的艱巨性，但卻絕不悲觀，指出「從民主到專制再回復民主，是人類歷史必然的發展規律」，中國遲早都會走上民主之路。

本書除了收集作者近年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之外，還收集作者七九至八二年間為<<東西方>>月刊撰寫的社論和評論。題目雖然不同，但不外乎環繞著中國的出路問題進行探索。

定價：HK \$88.00



# 目 錄

## 第一輯（論文）

· 目錄 ·

## 第二輯（社論）

145 鄧小平何其心急也  
153 祕密接觸少搞宣傳

271 評中共對待民主運動的錯誤態度  
277 幹部知識化，制度民主化

- 1 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  
39 後記與補充（中國的病根與民主的展望）  
49 評趙紫陽的功與過  
77 試論兩岸和談的可行性與迫切性  
——第一屆「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研討會」論文  
95 海南社會現勢  
117 略論鄧小平經濟思想的發展  
——「海南政經發展及人文建設論會」論文  
128 東西方編輯部處理今之鳴文章的經過  
232 我們對高雄「美麗島事件」的看法和態度  
228 附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今之鳴）  
246 整黨清黨改變吸收黨員辦法  
258 腐清愚民政策的流毒

## · 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 ·

- 286 遇羅克平反引起的聯想
- 292 附錄：出身論（遇羅克）
- 310 廢止勞教條例營救劉青何求
- 317 我們對國共兩黨的立場和態度
- 327 對特一號案件來稿處理經過
- 揭露「中共綁架香港居民回大陸的事實」
- 附錄：揭露「廣東特一號案件真相」（廣州無言）
- 341 中國人應有沉默的權利
- 審張春橋法庭大出洋相
- 347 取消黨員終身制恢復黨新陳代謝機能
- 356 鄧小平何去何從
- 367 從「反右」看中共官僚階級的本質
- 375 不徹底批毛，中國就沒有希望
- 386 不能犧牲人權去換取治安
- 390 反封建反專制學習魯迅精神
- 397 重建黨的信譽，統一才有希望
- 紀念魯迅一百週年誕辰
- 
- 403 從保護自然生態談到消弭省籍矛盾
- 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在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 415 建議釋放「六四」被捕人士（一九九三年四月提案）
- 418 從「私彩」泛濫談到精簡機構、懲治腐敗
- 一九九四年三月一日在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 423懇請迅速召開省府辦公會議，審批我省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提案）
- 附錄：海南省文體廳的答覆
- 429 組織剩餘勞力就業，讓海南人分享建設成果
-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在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 437 建議我省組建漁政隊捍衛南海主權
- 附錄：海南省漁政漁港監管理局的答覆
- 443 從炒賣房地產談到法治
- 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 453 後記

## 第三輯（發言與提案）

403 從保護自然生態談到消弭省籍矛盾

——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在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415 建議釋放「六四」被捕人士（一九九三年四月提案）

418 從「私彩」泛濫談到精簡機構、懲治腐敗

——一九九四年三月一日在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423 懇請迅速召開省府辦公會議，審批我省重點文物  
保護單位（提案）

附錄：海南省文體廳的答覆

429 組織剩餘勞力就業，讓海南人分享建設成果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在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437 建議我省組建漁政隊捍衛南海主權

附錄：海南省漁政漁港監管理局的答覆

443 從炒賣房地產談到法治

——一九九六年二月七日海南省政協大會發言

# 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之出路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片」的一聲砲響，把中國這個「天朝帝國」從睡夢中驚醒，使她撐開惺忪半啟的睡眼看一看這大千世界。至此她才發現「天朝帝國」的神話早已破產，祖宗燦爛的金粉早已剝落，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片斑駁的污垢。中國再也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再也不是四夷朝貢的聖地。中國這個東方巨人已經沉痾不起，氣息奄奄。

於是，那一代的知識份子紛紛尋找治病的良方，希望救我中華。先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繼有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接着又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和中共的共產主義革命。

然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中國仍然是大病未除，仍然是一窮二白。中國不但在科學技術方面遠遠落在先進國家之後，人文科學也遠遠落在人家的後頭。一言以蔽之，百餘年年的探討摸索，並沒有為中國找到出路，幾次流血大手術，也未能把病根割除。

百餘年來，每一次改革、每一次革命都給人們帶來希望，以為中國將會踏上康莊大道，大步前進，沒想到只是從一個死胡同走進另一個死胡同，中國只是在舊地不斷地繞

圈子重踏歷史的腳印。雖不能說百餘年的摸索全無用處，但至少得承認我們實在走了很多彎路，浪費了很多時間，而中國人民為「革命」所流的鮮血絕大部份是白流了。

儘管現時的中國跟滿清皇朝大有不同，現時的世界與百多年前的世界也大有不同，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鄧小平雖然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但存在的問題仍然堆積如山，看來中國想突破歷史、地域以及民族性的局限，進入先進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仍然是「路漫漫其脩遠兮！」中國的知識份子和有志之士，在今後的一段頗長時期內仍須「上下而求索」。

## 革命團體無法防止自己走向異化

要探討中國該走哪一條路，首先必須了解為什麼西方的工業革命能夠成功？為什麼千多年前生產力走在全世界前頭的中國反而沒有工業革命？為什麼西方封建時期那麼短暫（約一千年）？為什麼中國的封建歷史能夠延續二千多年，至今未衰？為什麼西方國家能夠和平地、循次漸進地從皇權過渡到民權（民主）？為什麼中國通過一場暴力革命推翻了一個封建皇朝之後，總是迅速地建立另一個封建皇朝，而後一個皇朝也總是繼續走前一個皇朝覆滅的老路？

在此，我不能就每一問題作出詳細的探討，只是想指出一項事實，就是中國的革命

團體從來都無法防止自己的異化。像飛鳥飛法突破地心吸力，無論飛得多高多久，無論其姿態是何等高貴優美，最終總是要掉下來。中國的革命團體無論口號多麼漂亮，計劃多麼宏偉，最終總是要走上反人民的道路，並招致自己的覆滅。兩千多年來，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每一次革命都是如此，毫無例外。

從公元前二百零九年陳勝、吳廣領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止，兩千多年歷史，實質就是一部革命團體異化史。每一個革命團體最初的時候，都是進步的、正義的，都是代表中下階層廣大民眾利益的。可是隨着革命力量的不斷壯大，革命團體就開始異化，而異化的速度也跟革命力量以及革命團體奪得的權力成正比。儘管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革命團體異化的速度不一，有的快點，有的慢點，但其總趨勢都是一樣的。

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直至洪秀全，都是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況下就背叛農民的利益，爭權奪利，迅速異化，導致革命團體的解體和滅亡。劉邦的漢朝和朱洪武的明朝則是在「革命」成功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異化才告急劇加速，最終也走上完全背叛人民利益的老路，成為一個殘暴的以壓迫奴役農民為能事的新封建皇朝，中國人民又是在「革命」成功之後失去一切。

近代國民黨所領導的革命也是如此。國民黨是在「國民革命軍」入城之後，才逐漸

脫離人民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在「解放軍」進城之後，才逐漸脫離人民的。國民黨的異化導致她失去中國大陸，共產黨的異化導致「三信危機」，使中共政權出現「亡黨亡國」的危機。

## 「法家」把皇權置於法外

為什麼中國的封建歷史和封建意識會無限期地延長？（毛、林、四時期的「封建法西斯」統治，是另一高峰）為什麼中國歷代革命團體都無法防止異化？為什麼中國不能從皇權人治的社會走上民權法治的道路呢？我們除了必須從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方面尋找答案之外，還必須從中國固有文化去尋找根源。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分為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大系統，而以儒家思想影響最為深遠。毛、林、四時期尊法貶儒，開動所有宣傳機器把法家捧上天去，使一般知識不高的人也知道有一個法家。於是許多人也顧名思義以為法家是進步，是主張法治的，而儒家則反之。其實這只不過是一種錯覺，中國古代法家跟西方的法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的法家把統治者擺放在法之外，西方的法家則把統治者擺放在法律之內。也就是說，中國的法家是利用法來懲治人民，法只不過是對付被統治者的一種工具。而西方的法家不僅以法來對付被統治者，也用以對付統治者，認為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中國古代法家以商鞅和韓非子為代表。

商鞅為衛國之諸庶公子，姓公孫，祖姓姬，秦孝公時入秦，為孝公所器重，他也就趁此機會把法家的理論發揚光大，制訂許多法例，在秦國進行大規模改革。幾經努力，終於把位處西隅的窮國建設得強大起來，為後來秦國統一七國奠定基礎。商鞅的政策在當時的「亂世」來說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商鞅針對當時動亂的社會狀況，強調君臣之分、上下之別；他說：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①立法的目的在於「治民」，而治民的手段在於「禁」。為了達到「禁」之有效的目標，商鞅主張多罰而少賞，他說：「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甚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②他不主張誘導教育，認為誘導教育就是放縱人民。所以他特別強調嚴厲懲罰。他說：「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③商鞅主張用嚴厲的手段對付人民，韓非又把他的理論推進一步。

韓非子曰：「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

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藏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sup>④</sup>又說：「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雍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⑤

韓非子的理論與毛、林、四「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文化的資產階級」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韓非子完全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認為文學哲學、辯智遊俠皆無可取，為「無益」之民，主張排擠甚至殺戮。唯有老老實實去耕種和作戰的「工農兵」才是「有益」之民，只須政治（紅），不須文化（專）；只知國家（實質是官僚貴族統治者），不知人生以及人性；僅知君主，不知人民。

在韓非子的心目中，政治只不過是駕馭人民的藝術，能夠把人民管得服服貼貼就是最好的政治。他說：「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甚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

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sup>⑥</sup>

韓非子倒是很坦白的，他不像毛、林、四那樣扭捏作態，無論做什麼都假「人民」和「革命」之名而行之，韓非子則老實不客氣地申明，統治者不必得到人民的愛戴和擁護，只要鎮得住不讓他們犯法造反就行了；不必搞什麼道德教育，只要他們犯了過錯就用「法律」來懲治就行。正因為韓非子的指導思想如此，所以他的「法」只是用來對付人民，而不是對付統治者的。統治者是「法」的制訂者，置身於「法」外，不受「法」的管束。韓非子的理論對毛、林、四來說，真是十分合用，難怪他們把「法家」捧上天去。

## 法家理論源自荀子的「性惡論」

法家理論的產生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其社會基礎就是一個「亂」字，自東周以後中國已經亂了幾百年，諸侯征戰，百姓流徙，生活動蕩不安。由於亂之已久，人心思治，所以法家搞出一套治亂的法典。

至於法家的哲學基礎則是建立在荀子的「性惡論」之上。

荀子的「性惡篇」一開口便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欲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sup>⑦</sup>又說：「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止，此人之情性也！」<sup>⑧</sup>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所以他主張教育，他在「勤學」篇裏說：「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乎己，則明知而無過矣。」<sup>⑨</sup>又說：「君子曰：學不可以已。」荀子認為通過教育可以糾正性惡這種本性。認為通過學習可以增強道德修養。除此之外，他還認為人必須有一定的約束和管制，他說：「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sup>⑩</sup>

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惡，但他並不認為「聖上」、「明君」也是人，其性也惡。而認為「聖」、「君」是有別於一般人，只要求君王管束臣民，而不懂也不敢要求管束君王。他甚至反對孟子用堯舜、用先王之法來約束現任國王之行為。他說：「欲觀聖主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sup>⑪</sup>又說：「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百王

之前，若端拜而議」<sup>⑫</sup>由於荀子對現任國王推崇備至，不但從未想過要約束國王的行為，連諫勸也欠奉，是以繼承他「性惡論」的商鞅、韓非也就更勇於對付人民而怯於對付統治者。

## 孟子只要「禪讓」不要民主

與「性惡論」相反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世稱「亞聖」，他是繼孔子之後最偉大的儒家，對人性的看法恰好跟荀子相反。他在「公孫丑」章裏說：「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sup>⑬</sup>

孟子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sup>⑭</sup>孟子覺得仁義禮智是人性所固有的，人生來本性是良善的，他們後來之所以為非作惡，是因為人性逐漸「非人化」，固有的良善本性喪失，習染了「惡的性情」，也可說是人的獸化。

正因為孟子認為人性是良善的，所以他主張「仁政」，希望發揚人類善良的本性。

他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sup>(15)</sup>。他又主張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認為改善人民生活是社會安定的基礎，他對齊王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故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sup>(16)</sup>

孟子最為人傳頌的一句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sup>(17)</sup>他認為人民是最重要，國家次之，最後才是君王。也就是說執政者應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君王的利益放在第三位。他認為要行「仁政」，那麼執政者必須是仁人。孟子認為「天子」應是超越於普通人，道德修養很崇高、識見很高、器量宏大的「聖人」。所以他開口是堯舜，閉口也是堯舜，用堯舜的標準來要求當世的君王。

至於行暴政，壓迫奴役人民的統治者，孟子認為只是獨夫，根本不是君王。他說：「賊仁者為之賊，賊義者為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sup>(18)</sup>殘暴無道的暴君，孟子雖然認為可殺，但他畢竟是繼承孔學的儒家，其總的趨向是求治、是保守的。儒家由於強調「禮」、強調尊卑之分，所以他們非但不主張「造反」，而且相當尊君、忠君。

孟子認為，人生來是有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分別，先知先覺的就要負起領導後知後覺的責任。

他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sup>⑯</sup>

孟子主張「仁政」，主張「禪讓」，言必堯舜。他說：「是以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sup>⑰</sup>他認為居於「天子」之位者必須是仁義禮智齊全的聖人，像堯舜。但堯舜也未能保證他們的子孫世世代代都是聖人，所以又說：「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sup>⑱</sup>，主張後世「天子」都像堯舜那樣「禪讓」。而「禪讓」也只不過適當選擇接班人，把領導權交到賢者、聖者手中。並不是主張「民主」。他不認為後知後覺的「斯民」有足夠的判斷力，可以當家作主。因而他的「禪讓」和「仁政」，只是人道主義而已，與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相去甚遠。

孟子說「仁者宜在高位」，可是經過秦、漢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董仲舒為了迎合專制帝王極權統治的需要，把儒家思想「去菁存蕪」之後，竟變成「在高位者」必「仁」、必「聖」，「聖主萬歲，萬萬歲」也由此而生，個人崇拜也就發展到登峰造極。

在中國的「信史」之中，我們無法找到「民主」、「法治」的根據，也就是說，中國文化雖然悠久，但固有的中國傳統文化未曾出現過真正的法治觀念和真正的民主思想。